

四书章句集注 (一)

【宋】朱熹撰 陈立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一)

【宋】朱熹撰 陈立校点

新世纪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书章句集注/ (宋) 朱熹撰; 陈立校点.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2

(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94-8

I. 四… II. ①朱… ②陈… III. 四书-注释 IV. B2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964 号

学术策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 赵中男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林 林

责 任 校 对 刘 琛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制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 数 389 千字 插页 2

印 数 1—6 300 册

定 价 17.80 元(共二册)

本书说明

《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六卷，宋朱熹撰，包括《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四书》是先秦流传下来的四部重要书籍，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为它们划分章节，加上注解，就成为《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是先秦重要典籍《礼记》中的一篇文章，相传为春秋时曾参所作。朱熹细加分析，认为第一章是曾子传述孔子的话，后面几章是曾子的门人传述曾子的话。讲得这么明确大概不可靠，但把它看作孔子的学生或后学所作，恐怕还是可信的。这篇文章以“明明德”、“亲民”、“止于善”为纲，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内容，阐述治理国家和修身养性的准则。

汉代郑玄为《礼记》这部书加了注，唐代孔颖达为郑注作疏，进一步讲解。注和疏合在一起，就成为我们在《十三经注疏》中看到的《礼记注疏》，其中当然包括他们对《大学》这篇文章的注释和讲解。宋代学者开始注重这篇文章，理学宗师二程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编，独立成篇，尊为经典。朱熹进一步阐发程朱学派的思想，更改顺序，补充文字，详加解说，撰成《大学章句》传世。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阐述孔子“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中庸》讲的是天命、人性和道德修养的关系，用“至诚如神”沟通天和人，达到最高的道德规范。《中庸》在《礼记》中，当然也有汉代郑玄的注和唐代孔颖达的疏。不过《中庸》很早就有单行本，而且汉代以来不断有讲疏之作，宋人把它提高到孔教传

授心法。朱熹作《中庸章句》，序言中拈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本篇的宗旨。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共有二十篇文字，是孔子的弟子和他们的学生所作，记录了孔子的言行和思想，也有孔门弟子之间、弟子及其学生之间的谈话。《论语》的中心思想是阐发“仁”的概念，谈论的内容涉及道德修养、文化和思想教育、处世为人、治理国家等各个方面，汉代就有郑玄的注本，后来散失。三国时期有何晏的《集解》，宋代有邢昺的《论语疏》，成为《论语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代学者推崇《论语》，有很多阐释之作，当时甚至有“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的说法。朱熹收集了他们的解释，撰成《论语集注》十卷，收入《四书》之中，广为流传。

《孟子》也是儒家经典，共有七篇文字，每一篇分为上下两部分，是战国时期孟轲及其弟子们所撰。孟轲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字子车，也称子居或子舆，战国时鲁国人。从学于孔子的孙子子思，早年教授学生，中年漫游齐、梁、滕、鲁等国，担任过齐国的卿相。晚年回到故乡，教学立说。《孟子》一书记载了他的思想观点，他以“仁义”为中心，主张“仁政”和“王道”。东汉赵岐有注本，宋代孙奭详解作疏，成为《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孟子》原来列在子部儒家类中，从唐代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宋人正式把《孟子》跟《论语》并列，成为《十三经》之一。朱熹汇集宋代二程等十二家学者的解释，加上个人见解，撰成《孟子集注》十四卷，成为元明以来学人学习和研究《孟子》一书的主要根据。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是宋代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宝文阁待制，卒后谥“文”。他是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极大的程朱理学学派。朱熹晚年在书院讲学，传授他的学说，弟子很多，影响巨大。他整理注释过许多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着重根据文字内容的义理去理解古书的意思，跟汉代以来着重从文字的形、音、义方面

注释古书的传统有明显区别，往往有不同于前人旧说的新解释。

《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他整理和注释古书的重要成果之一。《大学》和《中庸》两种书根据他的理解划分章节，加上解释，称为“章句”。《论语》和《孟子》两种书则汇集二程和其他宋代学者的解释，加上他的理解，称为“集注”。从此《四书》和《五经》并列，成为科举考试命题释义的重要根据，也是后来读书学习的入门读物。

《四书》作于先秦，《章句集注》成于宋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当然会包含一些封建思想的糟粕，比如书中强调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强调一些封建礼节，我们今天看了都会不舒服。说圣人“生而知之”，也没有人会相信。认真地批评起来，会找出许多问题。然而《四书》和它的《章句集注》毕竟占领着中国教育阵地几乎有千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言行有直接影响。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准则，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可以叫做“温故”。

传统很难一下子割断，在这么长时期里一直控制着中国人一举一动的封建社会准则，很难设想会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现代的道德伦理准则，也很难万丈高楼平地起，白手起家，一下子拿出一整套规范。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对照传统，看看哪些糟粕来自古昔，必须去除，做出改进，哪些原则可以保留，继续遵循。这可以叫做“知新”。

当我们说“温故”和“知新”时，不知不觉就在使用着《中庸》里“温故而知新”这句话。可见我们的言行不可能都跟《四书》的教诲背道而驰，因为它们的要求有很多道理，并不因为出于封建社会就没有价值。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成语和名言，有许多来自《四书》。

其实会读书的人不完全是照本宣科，一字一句地看过去，他一边读，一边要举一反三地想一想——这“举一反三”也是《论语》中的名言。读书时“举一反三”是说把类似的、相近的或相反的东西拿来，跟书中讲的东西比一比，印证一下，看看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看到相

同的地方，可以把一个道理推广到书中没有讲到的东西。看到不同的地方，可以比较其间的得失，或者肯定，或者否定，做出自己的结论。

比如《四书》讲“天命”和“人性”，如果简单地理解为“宿命论”，那就该摒弃。如果不这么匆忙下结论，就不妨想一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偶然和必然的关系，甚至可以想一想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先天的东西要靠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存在，那么所谓的“天命”和“人性”就会有相应的物质表现，我们今天研究的人体基因学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予以解释。古人说的话大抵来自敏锐的观察和多年的经验，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往往觉得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并不违背科学和事理，值得考虑。关键在于我们读古书不能胶柱鼓瑟，而应该一只眼在书中，钻进去尽可能地理解它，一只眼在书外，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批评它。事实上，每个论点都有一个起点，把这个起点定为白，要想到黑的存在，定为黑，要想到白的存在。然而在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里，可能我们只看到白的存在，或黑的存在；而在另一时空中，就可能需要强调它的反面的存在。只要我們不被书本中的观念束缚住，只要打开我们的思路，就会看到，许多表面上不同的讲法实质上还是会统一在更为开阔的思想之中。人类学术史上有许多事实表明，对立的观点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这符合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延伸的长链。书——还不仅是古书——这样读会有更多的收获，更多的趣味。

最后照例该说一说《四书章句集注》的版本情况，这里有许多内情，说起来很有趣，也很出人意外。不仅一般人，即使是治学之士也未必完全知道。首先是朱熹对《四书》的注释本来就有文本差异；其次是《四书章句集注》流传过程又出现了名实不符的版本差异，直到今天还是继续以讹传讹，没有纠正。

朱熹一生讲学立说，有很多著述，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重要书籍，比如《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就是很有名的书。然而他自己却十分看重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生前就已出版，而且不断地修改重订，据说直到

去世前几天,还有改笔。在他讲学过程中,弟子们随时记录他的讲法,抄录他的稿本,后来他的弟子各自讲学、各自编书阐述他的学说,使《四书章句集注》产生了不同的文本。小至一字一句,大至整段注释,都有出入。这就出现了哪个本子是朱熹的初本、哪个本子是最后确定下来的定本的问题。从初本到定本,朱熹更改了一些注释。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四书》的理解有什么变化,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四书》本身,更好地了解朱熹这位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学者的哲学思想。

然而朱熹对《四书》的注释有初本和定本的不同,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直到清代嘉庆年间,璜川书屋吴英、吴志忠父子才搜罗各种不同的版本,细加校勘,郑重地提出初本和定本的差异,刻印了他们校订的朱注定本。附刻三种:《四书章句集注附考》四卷,是比勘各本的异同写出的详细校记,引证各种版本,包括朱熹的弟子各自传授的《章句集注》文本,列举初本和定本、宋本和通行本的差异;《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一卷,是对朱熹最后写定本的考辨;《四书家塾读本句读》一卷,是对《四书》文句哪里是一顿、哪里是一句的辨证,有许多地方跟通行读法不同,值得注意。这些都是吴氏父子研究《四书章句集注》的心得,对我们阅读和理解《四书章句集注》很有帮助。清嘉道间目录版本学者周中孚在他的名著《郑堂读书记》中有评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此书的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六卷附录六卷(真有意堂刊本)

宋朱子定本,国朝吴志忠辑。(志忠,吴县人)是编校刊于嘉庆辛未,凡《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其《孟子》作十四卷者,从《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所载赵注本也。朱子《章句集注》元有初本、定本之分,略见于《文集语类》中。今坊本皆仍明永乐《大全》之本,《大全》则袭元倪氏(士毅)《四书辑释》之误,《辑释》则袭宋□氏(泳)《四书集注附录》之误也。有堂以宋真氏(德秀)《四书集编》、赵氏(顺孙)《四书纂疏》、元唐氏(道传)《四书纂笺》、胡氏(炳文)《四书通》及翻宋淳祐本《四书朱注》、《仪礼经传通解》、黄氏(震)《读书日钞》各本,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之本及传写未误者,则采

一部，而并记考注四卷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其父伯和（英），凡改一字一句，无不各有所本。即所著《经注句读》，亦非漫然下笔。后附伯和所辑《四书家塾读本句读》一卷，即校定经注当句当读而成。又《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一卷，即略辨朱注初本、定本之异同。又《章句附考》一卷、《集注附考》三卷，则仿陆氏《释文》之例，考证经文、音注之异文异字，即所以分别初出、定本之异同也。从此四百余年以来朱注之误本，一旦得以尽废其覆。若吴氏父子者，可谓有功于朱注非鲜矣。

《四书章句集注》在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刊刻，版本之多在古书中无与伦比。现今所见有著名藏书家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的宋刻本，其中《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是宋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是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递修本。这个本子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经文和注文都是大字，经文顶格，注文低一字，十分爽目。现藏北京图书馆。

清代皇宫内藏有一部《四书章句集注》，跟上述宋刻本版式相同。清初曾影刻，刻印和用纸都很讲究，流传很少，历来为藏书家所珍重。清代著名藏书家陈鳣得到一部，非常高兴，在《经籍跋文》中称为宋淳祐本《四书》，又说“似系国初翻刻者”。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得到一部，同样十分欣幸，在《郇园读书志》中说是“内府仿宋淳祐丙午补修燕山嘉氏所刻宣城旧本”。两位著名藏书家都说这个本子仿宋，原因是这个本子在朱熹自序后面有一段识语，全文如下：

《四书》家藏人诵，而板行者类多细字，不无讹舛。今得燕山嘉氏所刻宣城旧本于京师，经注字等，实便观读。于是补其残缺，置诸冰泽书院，嘉与学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识。

淳祐丙午是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近代另一位藏书名家傅增湘民国初年在故宫看到清宫的藏书，发现这段说明中的“淳祐丙午”是伪造的。民国二十三年出版的张允亮所编《故宫善本书目》已经改正为“元至正二十六年上虞冰泽书院修补燕山嘉氏复宋宣城本”。这部书现在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书目也是如此著录。它不是真正的宋本，然而还保留着宋本的版式行格。

清内府影刻本由于罕见，民国十五年寿春孙氏小墨妙亭又照样覆刻，由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题写封面，名为“覆宋淳祐本四书”，刻印也很精美。

元刻本还有著名藏书家丁丙旧藏本，版式跟上述元本不同。半页七行，每行十五字，注文小字，每行字数同。

明、清刻本流传下来的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其中值得一说的就是嘉庆璜川吴氏刻本，因为如上所说，它经过吴氏父子校勘，还有三种有参考价值的附录。《书目答问补正》说“吴氏校订精审，极有功于朱注”。而且这个本子仿宋本刊刻，字画端庄工整，展卷诵读，赏心悦目，历来为读书人所珍爱。需要说明的是吴氏所撰《附考》中提到的“翻宋淳祐四书集注本”就是上述清内府影刻本，不是翻宋淳祐本。吴氏刻于清代嘉庆十六年，到清末传本已很少见，所以淮南书局又据原本覆刻行世。

进入民国以后，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收入许多学者常用的重要古籍，其中就有《四书章句集注》，书名页写明“上海中华书局据吴县吴氏仿宋本校刊”。后来还用原纸型重印单行本，也曾收入《袖珍古书读本》。《四部备要》用仿宋字排印，版式整饬可观，流传很广。自从有了这个本子，一般人读《四书章句集注》大都用它。因为嘉庆吴氏刻本不仅原刻难以见到，即使淮南书局覆刻本在旧书店中也很少看到。而《四部备要》本就很容易找到，而且说是据吴本“校刊”。可是事实上大谬不然！吴本当年极力指摘“俗本”的谬误，说它不符合朱熹的定本，而《四部备要》的底本恰恰就是“俗本”！

一目了然的差异是，《孟子集注》一书的卷数不同，上述宋元刻本和吴本都是十四卷，而“俗本”和《备要》本七卷。其他文字差异数不胜数，凡是吴本指摘俗本的地方，《备要》本都跟俗本相同。吴氏父子当年校刻《四书章句集注》是要纠正俗本的错误，不料百年之后，俗本却披上了他们校本的外衣，占领了读书阵地，而他们父子苦心校勘的成果反而无人得见。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拿《备要》排印的俗本当作吴氏刻本标点出版，读者不可不注意。

现在我们根据嘉庆吴氏原刻本全文标点重印，而且重印原来的三种附刻。长期以来，不仅普通读者，即使一些研究朱熹学术思想的学者也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研究过这三种著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冤枉，一旦澄清，还吴本原貌，不能不说是读书界的一件快心之事。

吴本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经文大字，注文小字接排，仿宋字体，刻印精美，现在已经很难看到。用这种版式的所知有明刻本，据说也有元刻本，但没有看到。为了醒目，本书仿照宋本版式排印，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段，但改用小字。

必须说明，本书用简体字排印，仅幾、於、適、後、穀等保留原字，无法完全使用原书字体。吴志忠所撰《附考》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校勘记，不仅记出异文，连字体差异和笔画增减也有记载。改用简体字以后，虽然无法完全保留《附考》原来的字形，但是为了供深入研究的读者参考，跟内容有关的繁体字和异体字还是尽可能照原样印出。这样就无法保证《附考》跟本书排印的《四书章句集注》用字一致，有些文字后者已改用简体字或已改用现在通行的字体，而前者仍用繁体或异体。这是用简体字排印古书时无法避免的问题，不能不请读者注意。

《四书章句集注》元以后刻本大都有句读，吴氏刻本句读方法跟前人颇有不同，吴英的《四书家塾读本句读》中有所说明。本书使用现代标点，尽可能不违背吴本句读原意，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能不略予通融。吴氏对句读有很多创见，不仅对深入理解《四书章句集注》有帮助，而且对研究文言句法和标点方式也有裨益，值得予以重视。吴氏刻本偶有可疑之处，可以肯定的错字迳改，但无关紧要、读者可以从前后文中看出者一律不改。《附考》中有两处缺字，已核对有关资料补足。《句读》所注各句所属的篇名和章节有时跟《四书章句集注》不符，读者需要注意。

本书由陈立校点并撰写说明。

大学章句

[宋]朱 熹 撰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於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备。然後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頹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後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馀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

氏之传，独得其宗。於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於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於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後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於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後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於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目录】

本书说明

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 1

大学章句 / 1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 15

中庸章句 / 17

论语集注

论语序说 / 45

论语集注卷一 / 48

学而第一 / 48

为政第二 / 54

论语集注卷二 / 63

八佾第三 / 63

里仁第四 / 72

论语集注卷三 / 78

公冶长第五 / 78

雍也第六 / 87

论语集注卷四 / 97

述而第七 / 97

泰伯第八 / 107

论语集注卷五 / 114

子罕第九 / 114

乡党第十 / 122

论语集注卷六 / 131

先进第十一 / 131

颜渊第十二 / 141

论语集注卷七 / 151

子路第十三 / 151

宪问第十四 / 160

论语集注卷八 / 174

卫灵公第十五 / 174

季氏第十六 / 183

论语集注卷九 / 190

阳货第十七 / 190

微子第十八 / 198

论语集注卷十 / 204

子张第十九 / 204

尧曰第二十 / 210

孟子集注

孟子序说 / 215

孟子集注卷一 / 218

梁惠王章句上 / 218
孟子集注卷二 / 231
梁惠王章句下 / 231
孟子集注卷三 / 246
公孙丑章句上 / 246
孟子集注卷四 / 261
公孙丑章句下 / 261
孟子集注卷五 / 272
滕文公章句上 / 272
孟子集注卷六 / 285
滕文公章句下 / 285
孟子集注卷七 / 297
离娄章句上 / 297
孟子集注卷八 / 312
离娄章句下 / 312
孟子集注卷九 / 326
万章章句上 / 326
孟子集注卷十 / 338

万章章句下 / 338
孟子集注卷十一 / 350
告子章句上 / 350
孟子集注卷十二 / 364
告子章句下 / 364
孟子集注卷十三 / 377
尽心章句上 / 377
孟子集注卷十四 / 395
尽心章句下 / 395

附：

四书章句集注附考

序 / 413
四书章句附考卷一 / 415
四书集注附考卷二 / 421
四书集注附考卷三 / 450
四书集注附考卷四 / 463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 473

四书家塾读本句读 / 483

大学章句

大，旧音泰，今读如字。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於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於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后，与後同。後放此。○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後。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